



病

愈讀彼張批，伊的目箍愈紅。感情的池溟 -- 起 - 來，目屎輾，規面洗，四淋垂。

我毋敢講話，身軀直直坐佇膨椅頂，恬恬聽大廳吊鐘規律的拍 phik 聲，恰，不三時珠淚磕批紙憎心肝的滴答。

有風，huê 過阮的頭鬚，大片的玻璃窗仔予斜西的溫暖日頭光走入 -- 來。是暗頭仔，我應該來走 -- 矣。

「先生娘！時間無早 -- 矣，我愛先來去。」我起身，kha-báng 揸咧，毋敢閣加共伊攪擾。

「你桌頂彼甌茶，一喙都無啉。」

我愣一下，閣坐落 -- 來。

「30 外冬過去，我也歡喜甘願 -- 矣！伊欲轉去臺灣臺灣共伊少年時代袂赴做的理想實現，我也做伊去。牽手一世人，晟養困大漢嘛已經大學出業，無啥物通好遺憾，無啥物通好怨恨。……想袂到……是按呢的結局……」伊的目箍 hòng，感心感聲，「林 -- 先 - 生，感謝你專工提這張批來……」

※ ※ ※

陳教授 in 兜是我傷心旅途的上尾站。轉來到旅社，天色已經暗，賭無六點鐘！

佇我往過讀冊的時陣，陳教授恰我就是忘年之交，是恩師也是破腹好友。佇美國提著博士學位，做五冬外的博士後研究員，一直到轉來臺灣臺灣的大學教冊這幾冬，阮的連繫毋捌斷 -- 去，無論是人生抑是研究的課題，伊啟蒙、引我濟濟！

過去的三冬攏無伊的消息，我共佇美國的先生娘恰伊的後生探聽，嘛是霧嘎嘎。逐家焦心擘腹，四界揣無線索。先生娘講伊煩惱甲袂食袂睏，in 後生講阿母仔無半冬就瘦十外公斤，家己的白頭毛嘛加幾若簇。無人予阮一个交代，教授就按呢無 -- 去？

這，凡勢是上好的結局？無拍算我提著彼枝鎖匙……



我坐踎倚窗的桌仔頭前，面對電腦，心臟撲撲淌，倒手掠正手，猶咧掣，無法度拍字。這天大的祕密我按怎來共含吞？

我的頭殼咧欲爆發，烏白想，無法度踏擋……

教授已經死矣！

伊名聲真透，死了，逐臺電視新聞攏有報。In 攏講伊過去三冬覘佇山裡咧做 lè-táu 的研究，因為注神過頭煞攏無佻外界有消息連繫。啊！今，我知彼是用來掩崁真相的白賊新聞，毋過彼時，我是相信按呢嘛才會當接受伊的過往！緊敲電話去美國，報先生娘 in 斟酌臺灣臺灣的新聞 我佇這并感覺會著伊佇彼頭咧 geh-geh 顫：「無可能！伊無可能是無顧家庭的人——啊！」

這是一冬前的代誌……

這馬我心已經狂，決意欲共我知的一切攏寫 -- 落 - 來！伊予我知的祕密，一年來我一直忍耐藏，咧燃心肝；總算，橫心欲來掀開這個罩，予逐家了解真相，予逐家知影驚惶，予逐家明白，咱猶有希望？！毋過，教授的真名我袂使講 -- 出 - 來！掩崁伊的名，按呢佇我欲搯開的祕密內底閣 hânn 有一个最後的祕密，檢采人就袂傷認真看待這個故事，凡勢阮的性命會有保障？

我煞一直佇 12 樓的房間內底空坐！盡想一寡家已無法度鬥甲齊的，無蓋重要的 tshih-tshuah 代。啊！總 -- 是，愛來做正經代誌較著，佇我離開這個 m̀ng-s̀ng 四界從的世界進前。



3、40 冬前，臺灣臺灣社會非常平和。社會中逐个人的思想差不多，價值觀差不多，行為嘛精差無濟。佇這款平和的社會內底，經濟起飛，是一件誠自然的代誌。按怎講 -- 呢？因為這款社會內底，政府官員掠外，百姓人攏骨力咧討趁 in 無拚勢做，未來的美夢就袂準信。逐家拚勢做，無人會有較特別的成就，「愛出頭，gâu 缺角」這句話袂輸真理，佇平和的社會內底四界流傳。

雖 bǒng 有彼款叫人毋通出頭的講法，毋過，巧人 gâu 拚無人通擋。Hui--á 就是這款巧人。

3、40 冬前，臺灣臺灣干焦少數人有才調出國。遮的人內底，有一大摺是生理人，in 算是巧人的一種，gâu 拚，gâu 躉，有機會就四界 liu，出國替臺灣臺灣趁外匯。Hui--á，伊是另外一款人 留學生，這個身份佇彼時是希罕閣難得！若毋是厝裡有錢，抑是身份特殊，想欲離開臺灣臺灣去別國讀冊，就愛骨力考試，去共政府分彼號獎學金。

獎學金其實毋是拚勢去考試就分有。Hui--á 共我講，伊有考二擺；第一擺的獎學金考試名義真龜怪，Hui--á 想講試看覓嘛好，就去報名，結果連考都無通考，直接 hǒng 講伊資格無合，失格！Hui--á 彼陣少年，伊知後擺閣有誠濟機會，就無共這件代誌園踎心肝頭；放榜的時伊才小可去影一 -- 下，名額干焦一个，嘛干焦一个人考牢；後來伊才知，彼擺都干焦一个人報名成功會使考試。隔冬閣一擺的獎學金考試，Hui--á 選一个名義普通的科目報名，「欲來考這個科目的人不止仔濟，戶模較懸，欲遠過無遐簡單。」Hui--á 按呢想，結果，伊煞第一懸分考 -- 過，提著三冬的獎學金，通 peh 出深井去看外口的世界！

Hui--á 出國是去學醫學。伊的意志真堅定。伊講：「臺灣臺灣醫學實在落伍，我欲來學先進的醫學智識，轉來咱的社會貢獻！」伊按算去遐全心拍拚讀冊，緊出業，緊轉來，按呢厝裡父母有面子，家已佇社會中嘛好倚起。「醫人醫心醫社會！」，彼陣伊當少年的心無驚惶。

Siāng 知？伊這一去就欲 30 冬！轉來到臺灣臺灣，老爸的墓地，草仔已經發有一个人遐懸，親情幾冬前就共失智的老母送去安養院蹓。伊無機會有孝，嘛無機會吼。我問伊：「你敢會後悔出國 -- 去？」，伊講：「袂 -- 啦！」，繼 -- 來，伊就共我講伊 ê 美國古。

Hui--á 今仔出國留學的時非常謹慎細膩。第一毋敢烏白開錢，必要的食穿開銷掠外，賭 -- 的，攏儉 -- 起 - 來 遮的錢是 tshuân 來欲買貴參參的機票！留學生並毋是散赤苦憐的人，毋過人佇外國是歹有確定的向望，儉一个本做轉去故鄉的保證顛倒實在。Hui--á 講，儉錢予伊心肝定著，予伊敢對未來有按算；Hui--á 按呢講，面的笑容煞反烏。

除起錢，時間是留學生上寶貴的物。政府分錢予留學生的條件是限制 in 一定時間內底愛提著學位，若超過期限，就愛家己想辦法攞錢。這個限制袂輸猴齊天頭殼頂戴的彼个金箍，大部份的留學生驚金箍縮絀，就拚勢佇學業頂面，毋敢烏白開時間佇別項。Hui--á 本成就是欲來做一个好學生，時間有限予伊愈綿爛來拍拚。免講醫學院本底就較

無閒，上課時間以外，伊攏乖乖仔佇學寮裡餹課業。Hui--á 便笑便講，「佇遐過第一年的冬天，煞毋知落雪是啥物滋味。」

這情形一直到 Hui--á 熟似一个臺灣臺灣來的查某因仔才有改變。彼个查某因仔毋是醫學院的學生，是咧專門研究微生物的研究生。查某因仔若像嘛是提獎學金來讀冊--的，毋過伊的穿插較翕，氣質誠無仝。「伊攏有點胭脂，抹薄薄的水粉，半長的頭髮蚪蚪嵌耳仔，一副金耳鉤顯目。」Hui--á 按呢形容伊記持內底彼个 20 桶歲的青春少女。

「是千金大小姐 -- 呢。」Hui-- 仔繼續佇記持裡，「醫學院佢微生物研究所有幾個相疊的必修課。我佢伊就佇上課時熟似的。」

Hui--á 參伊按呢就有一部份全款的趣味。講的話愈濟，互相就對趣味內底揣出愈濟趣味。趣味的線共 in 結做伙。「恁到底有相意愛 -- 無？」，我按呢問，Hui--á 笑笑仔應：「我嘛毋知。毋過，我真佢意伊就是。」

「就算相意愛，恐驚仔嘛袂有結果。」Hui--á 補充。

伊講，有一站仔，彼个查某因仔會招伊去耍，去啲咖啡，逛街，看電影，跳舞。「我真躊躇。」，逐擺 Hui--á 攏愛考慮這逝閣愛開佢濟錢佢濟時間？「你是毋是無佢意佢我做伙？」「無 -- 啦……」，Hui--á 講伊彼陣有淡薄仔驚閣有淡薄仔忝，「有一个古錐的女朋友」這款想法佇伊心肝底咧攞，予伊生活顛倒反，無頭神 lin-long 楚。

「咱來旅遊，好 -- 無？」彼个查某因仔有一工按呢問 Hui--á，提一張地圖，頂懸閣有紅筆箍 -- 起 - 來的幾若个所在。

「這……」旅遊愛開袂少錢，Hui--á 躊躇。

「咱這馬無來去 遲，後擺可能就無機會 -- 呢！」

「你哪會按呢講？」

「咱誠無簡單才對臺灣臺灣走 -- 出 - 來，若轉去彼个無自由的所在，就無通像佇美國按呢，會當四界耍 -- 矣！」

「你咧烏白講啥 -- 啦！」Hui--á 驚一越，大聲共應。

In 後來無做伙去旅遊。閣後來，彼个查某因仔嘛無遐捷來揣 Hui--á-- 矣。閣較後來，Hui--á 聽著一寡風聲，講，彼个查某因仔是某一个將軍的 tsóo 因，伊知兩人身份差傷濟，自動無恰對方閣往來。進前走精 lin-long 楚的干樂，Hui--á 這馬共祛 -- 起 - 來，哼哼感感了，予干樂閣倚在運轉。這是 Hui--á 第一擺啖著失戀的滋味。

Hui--á 欲翻頭做好學生，毋過伊的心肝猶會不時酸搥搥。

「喂！我看你失志失神幾若工 -- 矣，按呢真毋好！來，來參加阮的活動，加捌寡新朋友較好！」恰 Hui--á 躡全棟學寮的一个臺灣臺灣人，佇伊失戀日了後的第七工，刁工走來揣伊，真熱情欲換伊去參加一寡臺灣臺灣人佇美國彼搭的社交活動。

Hui--á 無心，毋過答應彼个人的邀請。「用鬧熱做溫泉來治療孤單這號病症。」伊按呢解說。

今到美國的時，Hui--á 驚家己語言能力綴袂著陣，就刁持無愛恰臺灣臺灣人做伙，逐工攏恰遐白人烏人鬥陣，操練家己的英語。這擺，是伊第一遍去參加臺灣臺灣人的活動。「我捷佇學寮拄著你，見面三分情，看久嘛熟似。我看你攏袂愛恰人相借問，古意古意，顧讀冊，按呢毋好！」新朋友 Hui--á 去聚會的路裡，起一个話頭，想講按呢生 Hui--á 會感覺較四序，「我知你是醫學院的學生。我 -- 啊，是物理系的學生，當咧做博士研究。我來遮欲倚第四冬 -- 矣，世面捌比你濟 -- 寡，應該就愛來照顧像你按呢的新人。有一寡代誌愛 你去瞭解。」

Hui--á 恰我講：「彼擺經驗足奇妙！路裡，我攏無講話，想講這个人真神祕，總袂共我騙去賣？彼當陣伊咧駛車，沿路捌停車祛兩個人，我躡躡坐踎車裡，嘛無想講欲趁機會旋。好佳哉無旋！無，就無法度捌著阮某！」

我問：「彼擺聚會，予你有機會發展新戀情？」

Hui--á 起愛笑：「毋是 -- 啦！車內另外兩個人，其中一个後來變做我的牽手，毋過彼是後 -- 來的代誌，是足濟代誌以後的代誌。彼擺的聚會 -- 喔……」

彼擺的聚會有 20 个臺灣臺灣人參加，檢采其他人是捷來的老鳥，車裡三个人攏是第一擺來的菜鳥仔；老鳥相菜鳥的眼神利利，敢若欲共 in 啄彼款範勢；in 來的彼个人緊走出來講這三位的名姓恰背景，「我觀察 in 足久 -- 矣，無問題 -- 啦！」

Hui--á 對眼前發生的代誌猶閣捎無摠，人就共伊揀，「你！閣共逐家紹介你家己！」，Hui--á 一時煞愣佇遐，規間房間 in 聚會的所在是某乜人 in 兜，一間郊外的大厝恬 tsiuh-tsiuh，礙虐礙虐的時間，有人就講話 -- 矣：「遐爾恬，毋講話，敢真正無問題？」 in 來的彼个人面色歹看，毋知欲按怎應。

「喂！窗仔外有人！」一个人喝聲！

「啥物人？」

房間內一个人走去拍開窗仔，有人已經開門從 -- 出 - 去。

Hui--á 佇原地 tshāi-- 咧，想無咧搬佗一齣？掠賊？

拄才開門從 -- 出 - 去的人這馬轉 -- 來 - 矣，怦怦喘，「閣是彼箍死抓耙仔！有看著伊提相機，準是欲來偷翁咱的聚會！伊會曉翁，我嘛會曉翁，幹！」話講煞，伊提一副相機，幌 -- 咧幌 -- 咧予逐家看！

眾人隨拍撲仔，「贊！贊！贊！留下歷史證據，這幹 -- 的準備臭名萬萬年！」

Hui--á 講話 -- 矣：「請問，恁講的抓耙仔是啥物人？啥物意思？」

房間內又閣恬 -- 去。有人講出一个人名。Hui--á 趟一趟！

「彼擺的代誌就是按呢。彼个抓耙仔的名我有印象，伊就是早前彼擺，唯一參加考試，嘛唯一提著獎學金的人！我聽著這個名，身軀趟一 -- 下，in 煞掠準我恰抓耙仔是全黨的！」Hui--á 按呢講。

我講：「這聲誤會大條！」

「哈哈，誤會大條無要緊。我本成就毋是一个厚話的人，袂愛講話，嘛袂愛恰人冤。後來我去參加聚會，常在坐佇上角仔，恬 tsiuh-tsiuh，就一直有人掠準我是抓耙仔彼黨 -- 的。」

「我講彼擺聚會真奇妙，第一是我後來的牽手就佇身軀邊，袂曉講話閣 hōng 誤會，好佳哉有伊講開。第二 -- 呢，彼个抓耙仔有翁著我的相！後來人共我講，彼有寫佇『波士頓通訊』內底，因為按呢，閣來的 20 外冬我攏袂當轉來臺灣臺灣！」Hui--á 的情緒

開始奔，「彼个抓耙仔！抓耙仔！為按怎好好人毋做，欲做抓耙仔？我真想袂曉--矣！」



Hui--á 轉來到臺灣臺灣已經是一九九九年。伊本成干焦想欲轉來看 in 老母，共 in 老爸培墓，了後就閣欲轉去美國 畢竟，伊的家庭都佇遐釘根 -- 矣。一位政府方面的官員趁伊佇臺灣臺灣的時間去共拜訪。

「這馬社會當咧改變，國家需要專業人才來鬥相共。」政府官員一來就明白表示，希望 Hui--á 會當留踫臺灣臺灣。

Hui--á 無應話。

官員閣講：「阮知影你佇美國是腦俗精神醫學方面的專家。咱臺灣臺灣這馬咧大改變，閣無佻久就远到 21 世紀，阮相信這方面的醫學佇未來非常重要。所以阮希望你留 -- 落 - 來，共阮鬥相共，共臺灣臺灣鬥相共，拜託！」

遮的話俗 Hui--á 當年出國時的向望相合，伊的心振動 -- 矣。就按呢，伊共某团放踫美國，一个人孤身佇臺灣臺灣。

政府對 Hui--á 袂稔，予伊做一間「特殊」療養院的院長。官員足謹慎共 Hui--á 強調「特殊」！

療養院起佇郊區。佔地非常闊。院區內底，種足濟花俗草，閣有大樹涼亭，規个環境創甲若公園，加上幾若棟起甲嬌嬌的建築，毋知影的人，拍算會掠準遮是啥物富戶人咧躡的別莊。

「因為會來遮的病人攏較無仝。阮就設計這款環境，對 in 做人性的治療俗管理。」官員按呢共 Hui--á 解說。

「In 是啥物病症的患者？」Hui--á 問。

「噯！」官員吐大氣，「煞毋知這幾冬以來，臺灣臺灣逐冬都有選舉。選舉若到，痛人就濟 -- 起 - 來，選舉一過，in 就予家屬押去病院喝救！這款情形一冬害過一冬，袂輸流行病 -- 咧，衛生署感覺代誌蹊蹺，兩冬前就佇這搭起這間療養院，對外講是新起一間國家級的精神病院，事實上，是用療養院的名義共一寡較嚴重的「選舉病」患者拈來

做一伙，通共 in 做研究。「選舉病」若無治療方法，恐驚臺灣臺灣未來會規組害了了！」

「選舉病！歐美國家敢若無？」官員繼咧問。

Hui--á 幌頭。這號病症，精神病的診斷俗統計手冊 DSM 內底無寫，伊家已是第一擺聽 -- 著。

官員講：「起頭阮揣臺大醫學院的醫生來做院長。伊佇遮治療患者嘛專心研究，本來一切都好勢好勢。幾個月前來一名患者，伊 hǒng 送 -- 入 - 來的時，正手死直擰懸懸，真硬 tshiâng 拗袂落 -- 來；筋肉閣一直顫，喙 gap-- 咧 gap-- 咧煞攏袂出聲。毋但按呢，這名患者閣會拍 -- 人，伊若看著衫褲穿恰伊無全色水的人，就欲過去 kang 斃！所以伊佇遮攏 hǒng 縛 -- 咧，干焦欲予坐輪椅爾，醫護人員講這是”保護管束”。」小吞喙瀾了，官員繼咧講，「伊的病症一直接呢。毋過有一工，伊雄雄家己好 -- 起 - 來！正手的筋肉冗 -- 去，手放落 -- 來，目箍紅紅，目箍含水。院長聽著人共報這個消息，緊走 -- 來。伊問患者感覺按怎？患者講，我陷眠精神才發覺，原來選舉毋是按呢生。講煞伊就一直吼，院長共安慰；隔轉工，患者就出院 -- 矣。院長佇這件代誌過無外久就辭頭路，連臺大的教學工課嘛總辭！伊講，伊了解 -- 矣！毋過，阮逐家煞捎無摠！伊全部的研究資料攏拍無 -- 去，本人嘛失蹤 -- 去！」

便講話便行，官員恰 Hui--á 已經來到療養院主建築的門喙。官員最後講：「拄才我恰你講的遐，請你毋通講 -- 出 - 去。等一下，療養院的代院長會來恰你 tsih 接。」講了，伊手共 Hui--á 的肩胛頭貼貼 -- 咧。

Hui--á 真緊就開始新工課，研究的材料連鞭就熟手。毋免倂久，Hui--á 就得著院裡遐醫生護士的尊敬。毋但因為 Hui--á 是按美國轉 -- 來的，有先進的思想恰做法，嘛因為 Hui--á 無官羶，好笑神，好鬥陣，話無厚但是利閣趣味。

缺失前一任院長的研究資料並無礙著 Hui--á 心內的計劃；伊共每一個患者的病歷攏詳細讀 -- 過，要求逐個患者的逐項診斷資料攏愛斟酌閣測量。掠外，伊閣逐不時恰療養院內底的醫生開會，斟酌討論恰交換針對逐個患者的診斷意見。Hui--á 講，遮的工課是欲揣出法度通解決問題的代先步數。規个 tshuân 甲齊開欲一冬的時間，尾手，伊請工程師來療養院安一座超級電腦，講欲利用電腦運算分析，揣出遮患者看 -- 來無理路的逐項資料內底相疊的” pattern”。

按呢閣經過冬外，佇某一個禮拜一的會議，Hui--á 宣布欲試一款”行為療法”療養院裡欲創一个「自治委員會」，予患者佇特別設計過的環境內底，閣參與一擺選舉。

「所有患者的資料經過分析了後，發現環境內底的一寡因素對 in 的行為有重大影響。所以咱愛創造一個環境，控制遮的變因，用按呢來試撫 in 的行為。」Hui--á 共手頭的分析資料影印幾若份分子逐家，閣共 in 解說。

欲創「自治委員會」的消息一予遐的患者知影，一寡人隨掠狂！醫生共 Hui--á 反應，Hui--á 講：「無要緊！行為療法一開始定定會有倒反的效果，咱繼續，看後壁面的狀況按怎。」「自治委員會」選舉就繼續進行。Hui--á 佻遐醫生特別去設計關係參選、助選、人脈網路內底的一寡鉅角，予患者袂得有脫線抑是走精的行為。經過按呢一月日“行為療法”的選舉以後，竟然予患者攏恢復正常！In 佇上尾工頓票，票開了，毋管是毋是參選人，攏 mooh 做伙吼。毋肯食物的患者，這時咧喝腹肚枵，喙歪目掣 -- 的，這時變甲面容端正，規工覓覓唸 -- 的，這時恬 tsiuh-tsiuh，喑嚙抑毋講話 -- 的，這時會唱歌。醫生看 -- 著，緊走去共 Hui--á 報告，Hui--á 真歡喜，「成功 -- 矣！有效 -- 矣！」毋過心內隨發疑礙，「In 代先會吼？」

電視報紙攏無報療養院的新聞，政府中央煞即時就知。衛生署長搶代先共 Hui--á 揣去食飯，感謝伊的研究佻貢獻。第二的來揣 Hui--á 的，想袂到是法務部長！Hui--á 見著法務部長，感覺誠希罕。

法務部長佻 Hui--á 握手，伊咧笑，喙歪歪。

「實在真感謝你的研究。毋若共遮病人治療好，嘛替臺灣臺灣解決一个大問題！」法務部長講，「閣來，明年寒 -- 人的時，國內有一場大場的選舉！選舉時會有真濟犯罪的代誌，選後，選舉病的病人應該閣會大量增加。我希望你會使共法務部門相共，予阮一分報告，將來共你發明的治療法推抹去全國各地，未來嘛通改進咱選舉的方式。」

法務部長無請 Hui--á 食飯，講話真囉嗦，一甌茶啉欲二點鐘。部長離開了後，Hui--á 放輕鬆，坐踎院長辦公室的麗椅，目矚微微起愛睏。伊相著桌頂部長留落來的名刺。規的人趟一趟。三看彼个名，愈看愈熟似，熟似合記持，心肝起交懷恂。

※ ※ ※

有一段時間無選舉，毋過，遐經過”行為療法”恢復了出院的患者，竟然一个繼一个閣夯 -- 起 - 來，hóng 送轉來療養院。Hui--á 感覺小可餒志，「是毋是因為選舉閣欲到 -- 矣？但是，今年底的選舉都毋是全國攏有？」，伊想無，全國干焦兩個市有市長佻議員的選舉，影響哪會遐大？到底機關是藏佇佻？

今年寒 -- 人的選舉非常激烈，尤其是臺北市 仙拚仙，拚死猴齊天。選舉了，著選舉病的患者數目衝上崎，hǒng 送來療養院的人數不止仔濟。Hui--á 交代醫護人員，愛謹慎處理每一個患者。

禮拜一開會的時，一名醫生提問：「針對遮新的病患，咱敢欲閣試驗”行為療法”？」

Hui--á 講：「咱閣來試看覓。這擺來改變一寡無仝的環境因素，看效果按恁。」

隔幾工，約略是選舉了一禮拜後，Hui--á 接著臺灣臺灣 CDC 敲來的電話。

「有一名特殊病患需要貴院來協助處理。」

「阮遮就是專門咧治療特殊患者的機構。請恁送伊過 -- 來，阮會鬥處理。」

「Mh……mh，這個毋是一般的病人。總講一句，請恁共恁療養院頭前彼塊空地整理好勢，阮下晡兩點會用直升機共病人送到！彼時，阮負責人會來佮院長你講詳細的情形。」

「好，好，我會安排一組醫護人員專門負責這件代誌。」

特殊病人？Hui--á 對”病人”兩字無蓋爽快，伊認為按呢是對”患者”無尊重的叫法。毋過，對方一直強調”特殊”？電話掛了，Hui--á 坐踎椅仔頂，目睷瞠瞠，共伊想會到的可能攏佇頭殼內搬一遍總 -- 是，下晡就會知”特殊”的真相 -- 啦！伊對桌頂一臺電話機的揸仔揸 -- 一 - 下，吩咐下晡愛 tshuân 一組人通應付各種情形。

過晝，準準兩點，phu-lóo-pheh-lah 的聲音對空中遠遠傳 -- 來。一臺軍用直升機出現佇療養院的頂頭，慢慢降來到院區頭前的空地停好勢；機身反射日頭光鑿目，phu-lóo-pheh-lah 寬寬仔定 -- 落 - 來。

Hui--á 親身領一隊醫護人員倚佇邊仔等待。直升機停好的彼霎仔，空氣堅凍，逐家攏緊張甲毋敢大聲喘氣。

直升機正手并的門 hǒng 揀開。代先出來的，是兩名男子，in 穿痞色 se-bí-looh 佮白 siat-tshuh，孤一并的耳仔掛一條若電話線的物，這款形，一看就知是特務。綴咧 in

後壁落直升機的，是一個 se-bí-looh 鈕仔無齊鈕，嚴肅嚴肅，面煞有古錐笑容的中年人；這個人官癯誠厚，跔一踏地，也無插其他人，做伊行到 Hui--á 的面頭前。

「院長你好！我是疾病管制局 CDC 特別小組的組長。我姓張。」

「張組長你好！」Hui--á 真有禮貌，正手伸出 -- 去佻伊握手。

「咱就毋免閣客氣，正經代誌緊辦較要緊！」張組長講，「等 -- 咧阮會有四位的維安人員佻恁的醫護人員做伙共病人押去病房。這規件代誌 siat-thái 機密！我請院長會使予我一寡時間，我愛單獨共你做報告！」

Hui--á 頓頭表示瞭解。轉來臺灣臺灣這幾冬，”特殊”佻”私下報告”的代誌伊看誠濟，尤其，佇這間療養院 患者其實攏佻政治風雨有關係！

「是講，哪會猶無看著患者？」Hui--á 問。

張組長倒手擗懸向直升機邊仔的兩名維安人員攢 -- 一下，兩人應 -- 一 - 聲，全款共倒手擗懸向直升機內底做手勢。緊張的氣氛閣再像大流湧 -- 到。彼个“特殊”患者予兩名維安人員挾佇中央，勻勻仔行出直升機。

一般來講，”特殊”患者就是彼款會拍 -- 人 - 的，會予人感覺受威脅 -- 的；這款患者攏愛接受「保護管束」，in 若毋是像肉粽按呢 hǒng 縛 -- 咧，就是倒佇眠床頂 hǒng 扛。毋過，這馬佇 Hui--á 面頭前的煞是一個老人，跔無枷手無銬，家已對直升機頂行 -- 落 - 來！看 -- 來是有歲的人，但是跔步閣真在。Hui--á 心內懷疑著驚！伊小可眼 -- 一 - 下，其他醫護人員嘛躉 giah 躉 giah。

「這？是按怎？」Hui--á 越頭相張組長。

「請 in 先共病人送到隔離病房去。我連鞭就會共你報告佻解說。」

Hui--á 無閣加講啥。伊請猶閣霧嘎嘎的醫護小組引四名維安人員；規陣人佇外輓，患者做餡，行對醫療大樓正并彼个有暗號鎖的偏門 門內是針對特殊患者設計的隔離觀察病房，in 一般攏愛佇這搭接受幾若工甚至幾若月日的醫療觀察。

「張組長，請綴我來。」，另外彼頭，Hui--á 張組長行入去醫療大樓內底，欲到伊佇這棟大樓上頂懸層的辦公室；療養院裡上幽靜的所在。Hui--á 平常時攏佇遐處理公

文，嘛恰意佇遐接待賓客；辦公室原木的桌仔恰冊櫥有自然的芳味，予人感覺心爽，冊櫥內底的冊凡勢欲倚千本掖出智識的芬芳，予人心平靜。辦公室自然嘛成做 Hui--á 的研究室；Hui--á 上愛的工課其實是學者，院長干焦是一款身份。



「李醫師，驗血，MRI，EEG 的報告攏佇遮。」護士提一个橐仔予一位少年醫生。

「血糖，血油，CRP，mh……mh，逐項攏正常」李醫師共橐仔內的報告單提 -- 出來，一項一項斟酌巡，「MRI，mh……」這馬李醫師開始讀 MRI 的報告，閣共一塊 CD hē 入去電腦內底，手掠烏鼠仔，振動振動、抑 -- 咧抑 -- 咧詳細檢查患者大腦的逐層影像，「……大腦有一寡奇怪的烏影，毋過應該是正常，真濟老人攏按呢，是失智的起頭症狀……」伊家已嗤吡。

一點鐘過，李醫師共護士閣叫來，「遮的報告我看了，患者的狀況算是健康。按呢，你安排一下，下晡我愛恰患者面會，共伊做心理量表的檢查。」護士應聲隨去。

“特殊患者”孤一个躡一間房間。房間無窗仔，空氣循環倚靠 24 點鐘的空調。內面有簡單的一張眠床，一條桌仔恰一條椅仔，嘛有一个用半个人遐懸的牆仔圍 -- 起 - 來的便所，猶有幾若枝攝影機，予患者行甲佗都無死角通覘，外口會當隨時觀察恰監視伊的行動。

李醫師穿一領白白的醫生衫，下晡三點來到這間房間。房間內的老人當咧伸勻做運動。

「我 hōng 關踎遮足無聊！」老人看著李醫師隨講。

「阿伯，這暫時的啦。等咱檢查做了，就會使予你出去自由活動。」

「你手提彼啥？欲來予我做議量 -- 毋？」

「無啦！這是檢查表，等 -- 咧我會解說予你聽，愛請你配合來回答。」

「真無趣味！恁少年醫生攏按呢 -- 毋？先去斟一甌茶予我啉，我喙焦。」

李醫師笑笑，只好將筆俗資料園桌頂，行去門邊，透過對講機，請外口的護士送一甌茶入 -- 來。

茶送到，老人揸 -- 來就生狂淋，無二喙就啖著，嗽袂離。李醫師一看按呢，緊走去抑彼粒紅的喝救抑仔，閣從去老人遐欲共搭尻脊骹；無拍算，老人喀一聲，一喙水霧 -- 出 - 來，濃甲李醫師澹規頭規面；護士這時從 -- 來，喝：「李醫師，有要緊 -- 無？」，即時就共李醫師揩退後二步。老人竟然閣霧一喙水，李醫師這聲規身軀澹漉漉，護士的跤手嘛全全是老人霧出來的水俗喙瀾。

「歹勢！歹勢！食老定定按呢，淋水 gâu 啖 -- 著。」老人喙唇猶閣澹澹，那講閣那共賸無半甌的茶淋落喉。

「李醫師，欲按怎？」護士這時激一个莓仔面。

「咱先去洗身軀，換衫。量表檢查，小停才閣做。」李醫師真 bô-ta-uâ，越頭面對患者，「阿伯，咱等 -- 咧才閣來做檢查。你先歇睏一下。」

老人笑哈哈，「無要緊！無要緊！」



經過五工的觀察俗檢查了後，李醫師提出報告講“特殊患者”一切攏誠正常，連「選舉病」一般愛有的症頭都無，通予伊出來俗一般患者做伙生活。逐家就開會決議放伊到院區內底，嘛予伊會當參加”自治委員會”的選舉，接受行為療法。

經過兩工，Hui--á 感覺代誌毋著。

院區失去平常時的規矩，逐位都有冤家，相罵的吵鬧聲。患者攏暢甲擋袂牢，in 無愛閣聽醫護人員的指揮，攏講家已足正常，毋過無人想欲出院。

彼工下晡，三樓的活動中心雄雄有桌仔徙振動的聲，患者規陣對遐去。一大陣人挨挨 kheh-kheh 圍做伙，一个老人跤手猛掠 peh 起 lih 拄排好的桌仔頂，佇頂面共身軀掠直，倚在；下面的桌仔互相 khok-khok 拚，頂面的老人暢甲面紅紅，準備欲講話。伊後壁竟然閣 peh 起來一排人，笑微微倚佇遐，袂輸一堵懸低無齊閣幌來幌去的牆仔，成做老人的背景。

老人開始演講。伊大聲喝：「我是一號！一號就是我！」

其他患者聽著按呢，若予魔神仔牽 -- 去，隨喝應：「一號！一號！一號！……」

喝應欲一分鐘久；倚佇桌頂的老人愈聽愈爽，面愈紅，予下跂的桌仔愈來愈緊咧 khok-khok 拚。

這馬，老人欲開喙講出第二句話，siâng 時，毋知對佢有 gá-suh lá-pah 的聲 ki-ki 響，遐的患者聽 -- 著爽歪歪，做伙大聲拍撲仔。茹 tsháng-tsháng 鬧 tshai-tshai 的狀況內底，老人更加大聲，「恁逐家講，予我當選，予我做主委，好毋好？」

Gá-suh lá-pah 比第一擺閣較懸音來 ki，「當選！當選！當選！當選！……」，喝聲無停，老人笑哈哈，伊後壁遐的人嘛笑甲愣愣。

療養院內底的狀況若相拍電按呢已經失去控制！面對這欸撞突的情形，Hui--á 緊揣遐醫生護士逐家覘踎五樓會議室，討論代誌欲按怎處理較好。

「院裡哪會有 gá-suh lá-pah？」Hui--á 目頭結結共逐家問。

逐家互相對看，無人知。

「院長！咱是毋是應該愛通知 CDC-- 矣？」李醫師雄雄待 -- 起 - 來，規个面若雞胗膨風，大聲喝，共 Hui--á 建議。

Hui--á 共伊 tsîn，目蚶隨炭落 -- 來。無人敢加講話。

「院裡這馬的狀況恰 CDC 有關係？」一位中年醫師繼咧問。

逐家擡頭，目箭對 Hui--á 射 -- 去，咧等待伊的回答。

「李醫師，你未免傷家婆 -- 矣！」Hui--á 罕得起性地，掠李醫師金金相。

「院長！這馬代誌咧袂收煞！這個時陣，愛予逐家知影真相較著！」李醫師閣發言，正義感滿溢，一字一字逐家聽甲真清楚。

這時，Hui--á 目睷閣瞞 -- 起 - 來，覘佇覘椅，規个人浸咧思考內底。

「啥物真相？」「真相？」會議室內底逐家開始嗤嗤吡吡咧議論。

會議室的放送頭 pi-pi-pok-pok 發出聲音，然後是一個老歲仔咧咳嗽：「我當選委員會主委了後，院長就愛佢配合，佢逐家坦白伊貪污食錢的代誌！我嘛會揀新的管理政策！院長無法度閣獨裁 -- 啦！恁講，按呢好毋好？」，繼接是吵鬧的人聲佢嘆仔聲，gá-suh lá-pah 閣再換長 ki-ki 吼。

「院長！」無分少年 -- 的抑老的醫生，攏總倚 -- 起 - 來。In 的氣勢壓迫 Hui--á 一定愛予 in 一個交代。

「李醫師！你，請你來共逐家講！我進前有答應張組長袂使洩漏這個秘密！阮彼工的對話，是無細膩才予你聽 -- 去，我彼陣有愛你保守秘密，毋過代誌就已經變甲按呢 -- 矣，為著逐家的安全，你就共代誌講 -- 出 - 來。」

Hui--á 話講煞，逐家越頭看李醫師。

「我，……好！院長，逐家，我講！」

※ ※ ※

Hui--á 張組長來到伊的辦公室。張組長後跂行入，順手就共門關好鎖牢。Hui--á 隨翻頭，「張組長！若有人客佇遮，我毋捌咧鎖門！你按呢是啥物意思？」

「院長，這層代誌 siat-thái 機密。我無希望咱講話的內容有第三個人知影，嘛無希望咱講話的時受其他代誌影響！所以，請寬諒我共門鎖 -- 起 - 來。」

Hui--á 小可無奈，心內想講：「機密？著選舉病的患者，會有啥機密？」，伊行去家已平常時咧坐的辦公椅，坐好勢，請張組長坐伊對面的膨椅。

「Mh。」張組長感覺 Hui--á 禮數無夠，出聲表示不滿。「代先，我猶是愛閣提醒你，這個病人 siat-thái 特殊！Siat-thái 危險！」

「我知！」Hui--á 應甲潦草。自伊接著 CDC 的電話，”特殊”兩字已經聽傷濟擺 -- 矣。

「你敢完全袂認得伊？」張組長問。

Hui--á 認真想，這名患者蓋成面熟面熟？前一站佇電視新聞內底敢若常常看著伊？毋過，伊到底是……？Hui--á 想無，伊幌頭：「我佇美國蹓足久，無咧插臺灣臺灣的代誌，對臺灣臺灣政治更加無興趣。我佇遮是做研究，希望對臺灣臺灣醫學有淡薄仔貢獻。這個患者，我是共當做一般病患看待。伊若是啥物有名聲的人物，歹勢，我毋捌 -- 伊。我認為，伊佇遮嘛無可能得著優待佻特權。」

「Mh」張組長閣發出不滿的聲音。伊對 se-bí-looh 內面并的一个暗袋提出一張拗甲四正的紙，褳開，抹予 Hui--á，「你看？」

Hui--á 共彼張紙提倚來面頭前，發見紙面頂印的，敢毋是拄才 hōng 送入院的患者？伊斟酌看，紙面頂閣有寫字，這張敢毋是選舉傳單？

「伊是？」Hui--á 猶原捎無摠。

「伊是這擺市長參選人！」張組長大聲講。

「啊！選舉選甲起痾？」Hui--á 雄雄瞭解。

「院長，這就是我欲共你解說的所在！你臆的，拄好佻伊的情形倒反。事實是，伊會參加選舉，正正是因為伊精神無正常！」

Hui--á 的表情驚疑，拄才的瞭解即時四散，「精神無拄好的人嘛會使參選？」

「當然毋是按呢！」張組長閣一擺發出不滿的抗議，「伊的精神無正常，外口人是看袂出 -- 來 - 的。一般人顛倒會感覺伊足 gâu，足熱情，對公共事務足有辦法！毋過你若看伊的行為，一直咧參加總統大選，選無牢閣來選市長，正常人袂按呢 -- 啦。」

Hui--á 講：「遮爾愛選舉，毋是逐个政客都按呢？伊是較愛展風神出來弄爾爾？」

「Mh」張組長講，「代誌若有遮簡單就好解決 -- 矣。」

「Mh」Hui--á 嘛發出仝款的聲音。

「臺灣臺灣的 CDC 代先是得著美國國防部通知，講，這個人可能受一款病毒感染所以行為失常。阮知影了後，誠緊張，就偷偷仔 khîng 伊身軀的見本來化驗。結果……」張組長講到遮雄雄換一個話題，「院長，你的學術專業一定知影 Phu-lí-òng 這項物 -- honnh？」

Hui--á 頓頭，「彼は造成痾牛病的病原體。」

張組長笑微微，「我就知你一定瞭解！按呢，Phu-lí-òng 我就免閣開時間解說。阮佇這個老人身軀頂發現一種新的病毒，生甲參 Phu-lí-òng 蓋相 siāng。」

Hui--á 目睭展大。

張組長繼續講，「阮用烏鼠仔做實驗，發現受感染的烏鼠，會變甲非常活跳，而且，in 恰正常烏鼠比 -- 起 - 來，會加開兩，三倍時間去創社交行為。」

Hui--á 問，「這個病毒會感染神經系統？」

「院長果然專家，一講就著！這款病毒會侵犯中樞神經系統。解剖烏鼠發現，病毒主要攏囤佇大腦裡。病毒袂去侵犯跤手等等的周邊神經系統，毋過，有一寡病毒會走去肝裡；所致，著病的烏鼠頭會脹大，肝會發炎，行動正常，但是行為失常。」

「阮攏總利用烏鼠仔做六組試驗。烏鼠仔若受感染，會硬欲做烏鼠王。這款行為會造成烏鼠仔的錯亂，因為正常的烏鼠仔無需要”王”來統治。後來，阮閣發現，這款病毒會相穢！致使逐隻烏鼠最後攏數想欲做王！In 就開始相拍，咬來咬去，落尾就死了。」

「啊！這病毒會相穢！你、你！竟然送一個有傳染病的患者來我這間療養院！」Hui--á 情緒激動。

「先莫緊張，院長。這款病毒無遐爾簡單就會相穢。」張組長講甲喙焦的款，「院長，你遮敢有茶水？」

「有，有。」Hui--á peh 起身行到淋水機頭前，斟一甌白滾水捧予張組長。

「咱講這款病毒無遐爾簡單來相穢，是因為阮嘛偷偷仔去 khîng 見本，檢驗恰老先生定有接觸的人。阮發現，干焦 11 個人受感染。」

「閣有，」張組長繼咧講，「經過各種分析，阮會使肯定講，老先生一直參選佻傷過濟的社交活動，攏是因為病毒的關係。彼 11 个受感染的人，慢慢嘛攏有全款的症頭出現。」

「是佻 11 个人？」Hui--á 問。

「我無方便講。毋過院長，你若對臺灣臺灣社會加寡關心，真簡單就知我講的是啥物人。In 的症頭攏全款，社交活動濟，愛 hǒng 注意，愛上新聞，愛權力，愛控制別人，有時會刁工吼予人看。」

「院長，我已經共這個病人的狀況攏講予你知 -- 矣。阮送伊來遮，是欲共伊和社會隔開，因為伊身軀內的病毒已經傷厚！阮誠煩惱閣予伊佇外口 pha-pha 走會予這款病毒加速炭開。恁療養院有上好的醫生嘛有上好的設備通對伊有完全的掌握。」

「敢講，這款病毒無藥仔通醫？」Hui--á 問。

「這馬無，未來，恐驚嘛真慳。這就是講，老先生賭佻濟性命攏愛佇療養院內底過！阮希望，毋管按怎，恁攏袂使同意伊的出院申請。」

Hui--á 目矙 nih 一下。

「恁若無法度答應阮的要求，阮只好請國防部來遮消毒 -- 矣。」

「消毒？」

「簡單講，阮會共恁當做受感染的人！為著國家安全佻機密保護，只好犧牲 -- 恁。」

「張組長！你咧威脅我！」Hui--á 目矙噴火！

「院長！你按呢講是會拍歹感情 -- 喔！我無威脅你，我干焦是咧做我該做的工課爾爾。」張組長一爿講，閣對伊的橐袋仔內底提出一張紙，大力共頓佇辦公桌頂，「請你佇遮簽名！」

Hui--á 相彼張紙 保密合約！伊干焦會當簽名，無，閣欲按怎 -- 啊？

張組長看 Hui--á 佇保密合約頂懸簽名，笑甲真滿意。欲走進前，張組長刁工用神祕的口氣講，「美國其實早就知影這個病毒 -- 矣！你蹉佇遐遐久，閣是咧做這方面的研究，in 攏無予你知 -- honnh？這個病毒佇地球已經存在真久，嘛佇咱人的四周圍流行足久 -- 囉，大部分的國家領導者攏有受感染！這是祕密，袂當講 -- 出 - 去 - 喔！」

張組長那講，就欲伸手去開門。Hui--á 共喝 -- 咧。

「張組長！我想，這個病毒已經泼甲臺灣臺灣滿四界。這幾冬以來選舉病遐濟，kánn 毋是這個病毒造成的？我答應你保守祕密，我就會做 -- 到。毋過，既然我知影這個病毒的存在，我就無可能毋插 -- 伊。我繼 -- 落 - 來的工課就會來研究這個病毒的疫苗。」

張組長無共 hiù，家已開門行 -- 出 - 去。伊干焦簡單講一句：「院長，你毋通插傷濟無應該插的代誌，以後才會當享受退休生活。」

賭院長一个人佇辦公室，伊麗佇椅仔頂，目矚矚咧思考。

「院長！我毋是刁工的！我、我只是入來揣一本參考冊……你講 -- 過，會使共你遮當做圖書館！」

Hui--á 規个人驚一趔對椅仔頂跳 -- 起 - 來，李醫師對冊櫥後壁趔 -- 出 - 來。

※ ※ ※

李醫師共伊彼工聽 -- 著的齊講 -- 出 - 來。人人攏面反死白。

「我本來想講，彼个老歲仔干焦選舉選甲起痾爾，想袂到情形竟然遮爾嚴重！」年歲上輕的一位護士那講那吼，「這馬按呢，咱敢會予 in “消毒” -- 去？」

「莫通知 CDC 就無代誌 -- 矣！」護士長倚起來講話。

「是 siâng？是 siâng 主張放彼籬老芋仔出 -- 來，閣予伊會當參加自治委員會選舉？」一位較資深的老醫師真受氣，倚起來大聲講話。

「其它患者是毋是嘛已經予病毒感染 -- 著？」「是欲按怎辦較好？」會議室內底的人相爭提出問題，發表意見；干焦 Hui--á，頭犁犁，手拎拳頭拇，一句話都無講。

吵吵鬧鬧規半晡，hnh-hnh 的 Hui--á 總算講話：「請逐家安靜聽我講。」

會議室恬--落-來。「這個患者是我同意接收--的，保密合約嘛是我簽--的，所以，我應當出面來解決這件代誌。」

「咱若無通知 CDC，療養院到尾--仔，凡勢就恰遐 hōng 做試驗的鳥鼠全款，逐個人攏受病毒感染，掠狂，相掉拚，所有的人攏會死，這款結果是我上無願意看--著的。所以我決定欲通知 CDC，予 in 來處理這馬的狀況，毋過請恁逐家放心，我絕對袂予 in 對咱”消毒”！」

「請逐家毋通離開會議室，才袂有受感染的風險。我，欲親身去 CDC 的總部，幾點鐘內，一定會轉來予逐家一个交代。」

這句話講了，Hui--á 倚--起-來，「我恰逐家親像兄弟姊妹全款。這馬，恁若有人信我袂過--的，拜託恁出聲，講一句話，我就留踎遮，恰恁做伙！」

有五分鐘久，會議室靜清清。Hui--á 家已一个，行--出-去，關門。

※ ※ ※

CDC 恰國防部參詳了，決定軍隊介入共醫護人員恰患者先隔開，以後才閣揣所在安置。In 嘛要求所有的醫護人員從今以後袂使離開療養院一跬步！

Hui--á 抗議：「恁哪會使共健康人恰傳染病患者關關做一伙！」

張組長講：「這是為全國安全考慮！而且，」伊目睷 nih--咧，「經過檢查，恁李醫師體內有病毒！凡勢伊早就受感染！恁嘛可能予穢--著！」

Hui--á 嘴唇振動，張組長共喝：「莫閣講--矣！敢講，你希望阮共恁”消毒”？」

半冬後，佇閣較偏僻的所在，外人恁理解的地點，有一間新起好的療養院，正式運作。

這間療養院誠特殊，規年透冬內面攏咧選舉。一擺選無牢的人，拚死嘛會參加後一擺的選舉，嘛有選輸起呷面的人，召集支持者，損破窗仔，放火燒椅桌，啥物夭壽代攏敢做。選舉的過程，買票，放紙虎，甚至 kang 坎布袋，啥物齧頭，啥款的垃圾步攏有。

毋過療養院裡的患者，對選舉攏興 tshih-tshih，袂輸佇選舉這條無盡磅的路遐有一个目標咧攞手，予 in 按怎逐就逐袂 siān。



我欲予恁知的，就是以上這個故事。

你問我 Hui--á 到尾 -- 仔按怎 -- 矣？2008 年的 3 月 22，暗時新聞報導：神祕的山中療養院大火。Hui--á、醫護人員佻患者攏走無出 -- 來。

療養院大火了，無佻久，我收著一張批。寄批的人無落名，拆開看，內底干焦一張紙條仔佻一支鎖匙。紙條頂懸是 Hui--á 的筆跡，有寫一个人名、一間銀行的名佻保險櫃的暗號。我真驚惶，毋過猶是去到彼間銀行，請辦事員 我到彼个保險櫃的頭前，按暗號拍開保險櫃，提鎖匙拍開內底的一个匣仔：一張批，佻一支 USB 儉仔。

USB 儉仔內底有五个檔案，二个是 Hui--á 家已講話錄影，另外三个是伊咧做的疫苗研究筆記。若彼張批，伊佇錄影內底交代，愛親身共交予先生娘 伊一生上愛嘛上對不住的人。

我相信 Hui--á 講的攏是千真萬確的代誌，毋是清彩講講烏白 hâu-lak 欲來嚇驚人的。伊佇錄影裡按呢講：「這款病毒通世界咧泼。散赤，善良，溫純的人予好額，獨裁，酷刑的人欺壓，原來就是人類受感染著病。這款流行病予人會去愛錢，愛權，愛面子。患病的人為欲提著錢佻權，啥款代誌 in 攏敢！親像我少年時拄著的彼个抓耙仔，我想伊會去做彼款害 -- 人的代誌，是因為伊破病！若無緊開發出有效力的疫苗，這號予人破病甲不知不覺的病毒，落尾一定會致使咱滅亡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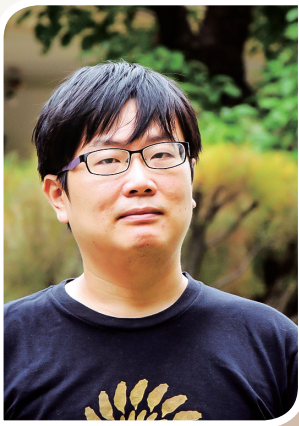
吞忍一冬，我決定欲離開臺灣臺灣。總 -- 是，愛先來去美國，完成 Hui--á 的交代。

Hui--á 在生上尾咧做的代誌就是研究這號病毒的疫苗，毋過伊的工課袂赴完成。這馬資料攏佇我的手頭 教授看我這個毋成學生真有，愛我來共完成這個救世的任務！我是術仔，我無膽，我毋敢……所以，我共規个資料攏園去網路頂懸，URL 是：<https://goo.gl/7mef7Z>。有緣閣腳數好的人若提著遮的資料通繼續教授的研究，普渡慈航，搶救這個當咧害 -- 去的世界。

到遮，我已經傷厚話 -- 矣。行李款款 -- 咧，機票早買好 -- 矣，閣兩點鐘，我就欲飛去到非洲，伶人熊，目鏡猴，猩猩相放伴！

賸的，就是恁的代誌。

再會！



作者感言

邱偉欣 學生

著賞是對作者 ê 肯定，nā 無著賞表示 gún ài koh khah 骨力拍拚。翻頭看我開始進入臺文 ê 研究 kap 創作是有五冬久 niā-niā, tann tsit 篇短篇小說著賞，是對我過去綿爛 koh 頂真來做 ê 臺文 khang-khuè ê 鼓勵，hōo 我真歡喜。M̄-koh, 看著 ē-tàng liú-liáh 講臺語 ê 人一冬比一冬少，臺語使用人口一直趨落崎，個人 ê 著賞 ná 有啥物夠額 ê 歡喜？這個教育部 ê 賞，是國家制度對長久以來損蕩臺語 kap 臺文 ê 小可彌補，hōo 像我 án-ne 用臺語寫臺灣文學 ê 作家 tī 非主流 ê 坎坷路頂行 -- 來猶有寬慰通得。總 -- 是，除起這個舞臺，lán ê 母語猶原是離水 ê 魚 tī teh phún, m̄-tsai 當時氣絲仔 ē 無 -- 去；目睷金金看無母語 ê 活水是身為臺語文學 ê 創作者心上酸 ê 所在。無論 án-tsuánn, 寫是堅心、是凝心，ē 繼續寫，而且 ài 有 phīng tsit-má 婿氣 ê 作品；peh 上山陵，看 hit 爿有 koh khah 懸 ê 山頭，thài ē 滿足家己 ê 懸度？臺語文學 ê 寫作是對家己負責，mā 是為後世 ê 囡孫留下記錄 kap 文本 無論 in 是 m̄ 是猶 ē-hiáu 講臺語。